50863

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圖書館剪輯資料

分類 登山 來源 蘋果日報 日期 98. 5. 23 版面 D五版

端午節光榮返台

揮別珠峰 勇者柔情

歐都納

【戚海倫／尼泊爾珠峰基地營報導】歐都納遠征隊伍玉龍、江秀真、黃致豪成功登上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瑪峰，即將於28日返台。在珠峰基地營的最後一晚，他們與《蘋果體育》讀者分享心情故事。

■歐都納遠征隊成功登頂珠峰的伍玉龍(左1)、黃致豪(左2)與江秀真(右1)，與隊友謝穎泝(右2)即將揮別基地營。 資料照片

江秀真：回台灣做頓飯給爸媽吃

江秀真雙手比了個切菜的動作說：「如果沒有爬山，我最想當廚師。這次回台灣，想好好做頓飯給爸媽吃。」

1995年自北側登頂珠峰、2008年初完成七頂峰，今年再從南側登頂珠峰，成為全球女性第一人，江秀真說：「我的海外遠征告一段落，該是時候好好整理這些年的經驗，無論是演講、出書，未來20年，我已經決定奉獻給台灣的登山教育。現在的我敢說，能為台灣做點事。」江秀真回憶攻頂當天的情景：「要40歲的我有年紀了！全程都很艱辛，尤其是從8500公尺高的陽台(The Balcony)，要到峰頂那段。想喝水再走，但保溫瓶全都結冰，有零下攝氏30度吧。換個氧氣瓶，雖然又餓又冷還是頭低低的繼續走。」

有機會來兩次太幸福了

這次下山，江秀真一度咳嗽咳到肋骨疼，但已改善。剛下山胃還沒適應，輕微腹瀉，她說：「全身細胞好像都懶洋洋的！體重稍微減輕，但沒8公斤那麼多，或許年紀大了代謝變慢！」

比起1995年登頂，江秀真說，這次是團隊作戰，感覺不那麼孤獨，自己表面看來都不激動，但內心感覺發酵，是持續很久的。她在峰頂特別觀察隊友情緒，也特別仔細看了北側路線的章子峰，她說：「那是種懷念，10多年來、很想再看到的重要地標。」對愛爬山的人來說，登上珠峰可能是一生一次的夢想，江秀真說：「我有機會來兩次，不是太幸福了嗎？」

黃致豪：給自己的夢想一個機會

站上珠峰峰頂那刻，黃致豪不敢置信，整個人輕飄飄，像站在雲端。即使回到基地營，還是有種不真實感，他說：「峰頂跟我想的不一樣，我本來以為是金字塔狀，有平台，能緩緩地站上去。真的到峰頂才發現，那是個單斜的雪岩，另一邊就是懸崖。」對他來說，在參加歐都納七頂峰遠征隊前，從沒想過爬珠峰，他笑說：「一般人都是被生活追著跑的，就算有一百萬的閒錢，也未必會拿來爬珠峰。能來爬珠峰的，不是老爸有錢、就是實力極強被贊助，不然就是自己努力大半輩子存夠了錢。」

不會想再爬太危險的山

黃致豪頂著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資訊科學博士學位，目前正在台大做博士後研究，來攀登珠峰前，花了很多時間蒐集歐美登山訓練知識。登頂到下山，他身體的改變最少，他說：「只有睡覺的時候發現，胸肌變小了。」

黃致豪說：「或許這很八股，登上珠峰後，會覺得沒有做不到的事，這是非常漫長巨大的考驗。如果有人看到我們的故事，我希望能鼓勵他們，給自己的夢想一個機會。不要限制在社會的框架中，就像博士，也是能爬珠峰的。」

攀登珠峰初期、高度適應期間，黃致豪曾遇上雪崩，但擔心台灣的家人擔心，要求基地營經理連志展別將這段遭遇放上官網。他回憶，當時在冰瀑最上端，突然聽到聲響，雪崩就發生在自己後面20公尺處，5、6個雪巴在後面跑。

往後黃致豪還會爬山，他說：「但不會想爬太危險的山了。」回台灣後，最想做的事，是跟女友開心吃個串燒、暢快喝個啤酒。

伍玉龍：來珠峰我只算冒牌雪巴

「每次出國爬山，別人都問我是不是雪巴？來到珠峰才知道，我只能算是『冒牌雪巴』！」伍玉龍笑說，眼睛瞇成一條線。

伍玉龍是南投信義鄉東埔布農族原住民，人稱「台灣雪巴」。與山結緣，早在他國小三年級開始：「爸爸帶我上山打獵，熟悉戶外環境的父親把獵槍交到我手上，我看到一隻山羌，問爸爸該怎麼辦？爸爸說，槍在你手上，你來決定。」伍玉龍就在那時候愛上了在山林中的感覺。

東埔不少人擔任挑夫與登山嚮導，人手不足，就把當時才國二的伍玉龍找去。伍玉龍覺得好玩、加上1天能賺170台幣貼補家用，就偶爾兼差。高中畢業，他加入挑夫行列，個人負重能力達200公斤，他笑說：「上山鍛鍊，當時我才28腰，但大腿粗得不得了，褲子很難買。」

上了山學會謙卑

問他為什麼愛爬山？伍玉龍說：「每次到不同地方爬山，都有學不完的東西、體會生命的奧妙。如果太久沒上山，講話行為會太超過，上了山，會被大自然壓制，學會謙卑。」年輕時多花時間在山上，伍玉龍35歲才結婚。這趟來珠峰，為了讓老婆安心，他還安撫老婆說：「來看看，不一定上去。」

成功登頂後，伍玉龍決定接下來3年好好工作、安頓家庭，3年後將挑戰世界第3高的金城章嘉峰，他說：「1988年他參加印度、台灣聯合攀登隊登頂印度沙瑟峰後，印度隊有人轉而攀登金城章嘉峰，有3人罹難，想去緬懷那些隊員。」